



乡土医生谢麻子

□殷强

着外套，打着手电筒，神情严肃而专注。他迅速打开诊室，拿出水银体温计，轻轻放进我腋下。紧接着，又拿起听诊器，贴在我的胸口，侧耳聆听。5分钟后，他看着体温计，眉头紧锁：“41℃了，得赶紧退烧！”

深夜时分，其他医生都已熟睡，好在谢麻子很全面，打针、配药都不在话下。他熟练地拿起针管，抽取退烧药，让爸妈将我抱到椅子上坐好，动作麻利地完成了注射。原本昏昏沉沉的我，被这一针扎得“哇”地大哭起来，爸妈一边心疼地安慰，一边紧张地观察着我的反应。

打完针，我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别着急，还要拿药。”谢麻子说着，便在处方单上快速书写起来。不一会儿，一张写满药名的处方就完成了。看着这宛如“天书”般的处方，爸妈满脸困惑，不知所措。他一眼便看穿了爸妈的焦虑，安抚道：“不用你们看懂，药房能认就行，我去叫药房的人来配药。”几句话，瞬间缓解了紧张的气氛。

没过多久，药房的姑娘睡眼惺忪地赶来，接过处方，迅速在药架间穿梭，配好了药。爸妈悬着的心这才稍稍放下，赶紧倒了杯水，给我喂药。看着我吃完药，爸妈试探着摸了摸我的额头，热度似乎有所减退，这才千恩万谢，背着我回家。第二天一早，一量体温，37℃，高烧退了。“儿子就服‘谢麻子’的药啊！”爸妈感慨道。

后来，我上了小学，虽说不像儿时那样频繁发高烧，但感冒、咳嗽等小毛病还时有发生。一旦我生病，爸妈依旧会带

着我找谢麻子。而他只要看到我来了，问明病情后，甚至不用把脉、听诊，就能准确开药。毕竟多年的相处，我的病情早已印在他的心里，开出的药方自然也十拿九稳。

渐渐地，谢麻子就像我的家庭医生一样。每次看完病，我都会用清脆稚嫩的声音道一句：“麻烦谢爷爷！”

再后来，谢麻子凭借出色的医术，当上了乡卫生院的院长。随着医院不断发展，陆续招来了年轻医生，科室也逐渐完善，分工更加细致。尽管工作愈发忙碌，可只要我生病前来，他总会放下手头的事，认真为我看病。

时光飞逝，我进入中学，生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放学路过卫生院，只要看到谢麻子的身影，都会立刻迎上去，笑着打声招呼。那笑容里，满是感激与尊敬。

几年后，我考上大学，离开故乡。虽身在异乡，却时常牵挂着谢麻子，总会在电话里向父母打听他的近况。

退休后，他依旧备受追捧。县城的多家民营医院向他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坐诊。因为他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早已在老家及周边地区声名远扬。许多老百姓认准了他，宁愿舍近求远，也要到他所在的医院看病。诊室里，一面面锦旗挂满墙壁，那是他一生救死扶伤的见证，更是百姓对他信任与爱戴的缩影。

几年前，谢麻子因病离世。这个消息传来，我悲痛万分。出殡前一晚，三汇场的很多人自发前往悼念，灵堂内外，花圈层层叠叠，寄托着无尽的哀思。挽联“医道仁心照乡里，德艺双馨传四方”，正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重庆市广播电视局)

谢麻子名叫谢学联，是我的家乡原忠县三汇乡卫生院的医生，因面部常生麻疹，久而久之，这个带着乡土气息的称呼，便成了他的专属代号。谢麻子擅长儿科，针对儿童常见病，凭借着祖传的医术，有着一套独特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老家及周边乡镇，他的名号可谓家喻户晓。

我小时候体质较弱，三天两头生病，且一病便是高烧不退。试过场上其他医生的药方，总是不见效。唯有谢麻子一出手，药到病除。从此，我便成了他的“常客”。

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时钟刚划过24点，我突然发起高烧，体温飙升至40℃，小脸烧得通红，意识也开始模糊。爸妈心急如焚，抱着我一路狂奔到卫生院。漆黑的老街上，只有他们急促的脚步声和焦虑的喘息声。卫生院大门紧闭，无奈之下，他们在谢麻子住的楼下大声呼喊：“谢医生！快救救我儿子！”寂静的夜里，这呼喊声显得格外急切。睡梦中的谢麻子被惊醒，立刻在楼上回应：“别急，我马上下来！”紧接着，楼道里传来了他穿着拖鞋匆匆下楼梯的声音。

只见谢麻子披

流云肆无忌惮地充塞着湛蓝的天空，周遭一片宁静，像宇宙混沌初开，这就是大漠的样子。“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这也是大漠，一片在现实中很残酷，却又因其神秘而让人怦然心动的土地。

其实大漠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不毛之地，只是这些生命在人们的眼里显得茫然，或者是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忽略和轻视。就拿骆驼刺来说，全身灰白灰白的，枯死一般。一股大风扫过来，骆驼刺便左右摇摆，上面的微尘随着卷过来的风沙一道走远了。风停了后，另一些微尘又停留在骆驼刺上面，它依旧灰白灰白的，枯死一般。但它依旧顽强地活着，就这样灰白灰白地活着，活得恬淡而自然。风滚草更是如此，这是被称为大漠“流浪汉”的植物。当风沙季节，它们被狂烈的风连根拔起，随风四处滚动。但它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然后发出新枝，冒出新芽，开出玫红色至淡紫色的花。还有梭梭、沙蓬、针茅……它们一起让看似毫无生气的戈壁滩，充满了不易察觉的勃勃生机。

还有大漠里泛着光泽的石头。圆的，椭圆的，不规则的，不过很难找到一块棱角分明的。我抚摸着

大漠无疆

□项德林

它们，质地是那样的光滑细腻。我有足够的耐心，俯身在乱石里寻找，就会觅得一小块绿绿的石头。我还以为是寻着一块价值不菲的玉石呢。这其实是一块极普通的石头，但发现时的快乐却是千金难换，淘回来视为珍宝放在几案上。

往大漠深处走，有一段残垣断壁。用石头和土垒成的墙，只是土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堆积在墙根，也有落下的石头陷在里面。正因为有土和石头堆积在墙根上，让我的想象延伸：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更加久远，这里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在市声喧哗里烤着全羊，弹奏着冬不拉，燃起一堆篝火，那冲天的火光映红了维吾尔族姑娘美丽的脸庞。这时候的残垣断壁不是有生命的么？当然那场景或者没有想象中的浪漫，而是脸上的褶皱里嵌满了风沙的维吾尔族老汉正往驴车上搬放家什，然后举家坐在车上渐行渐远，就连不谙世事的毛驴也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这片即将被沙尘暴剥蚀的家园。

那段残垣断壁旁边，一条流沙河穿过，据说是电视剧版《西游记》取景地。流沙河从天山上流淌下来，穿过无疆的大漠，侧身从喀拉玉尔滚山流下，再抵达

村庄，又流向无疆的大漠深处。流沙河河岸尽是沙尘，每当初春和深秋异常干燥的时候，刮起的“妖风”将沙尘旋上半空，那场面与电视里的片段像极了。大漠缺水，这条河却在每年的夏天都要泛滥几次，漫向塔里木沙漠的身体里，不知道尽情豪饮的大漠该有多么欢畅。不过，这时候更欢畅的恐怕是大漠深处“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胡杨，更应该是两岸棉田里茁壮成长的棉株和坐在田埂上抽烟的棉农，因为这水正沿干渠奔流而来。

大漠最美丽的时候是在黄昏。这时候的太阳已经不那么毒辣，它慢慢地飘向横亘万里的天山那一边。太阳的光芒显得妩媚之极、温柔之极，映在天山的雪层上，黄亮亮金灿灿的。阳光和雪山的反光同时泻向大漠，映在骆驼刺上、石头上、沙砾上，整个大漠也跟着黄亮亮金灿灿起来。抬头一看，云层也被太阳光射穿，顿时霞光万丈，也泻向大漠。几种不同的光汇集在一起，交相辉映。

霎时间，整个大漠便成了一个宁静、光辉而又无疆的世界。

(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会员)

煤油灯下旧时光

□陈建素

拿到房间，照着我们上床睡觉。待我们都睡着了，母亲又把灯拿到堂屋。母亲在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这时父亲挨着母亲坐着，看书看报写材料。印象很深的是，母亲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优美，还是我们当地报纸的通讯员。父亲看文件看书，写材料，常常到半夜；母亲陪着父亲把事情忙完，才收拾好针线盒，一同洗漱就寝。不知多少夜晚，一盏煤油灯，将父母相依而坐的身影打在墙上，构成一幅伉俪情深的画面。现在回忆起父母一同熬夜的场面，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他们相守少言的爱情让我们羡慕，也是我们的榜样……

我只记得，父亲好像总有写不完的

文章。偶尔，父亲写的文章见报后，他会兴奋地拿着报纸念给我们听。此时，父亲就是我们的偶像。

有时晚上，父亲不写材料，就在煤油灯下，给我们一人一本书读，读后还要我们一个接一个说出书中的内容，读后的感想。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我和弟弟双双考取中专和大学，成为村里孩子的榜样。至于我们是如何成才的，或许外人不知情，但那盏煤油灯知道啊，父亲功不可没！

煤油灯，是昔日岁月忠实的见证者；见证了父母不离不弃，相守一生的爱情；见证了父母为养育我们成人，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苦。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轿子山，满眼秋色装不下(外一首)

□孙江月

尺子丈量不了的秋色，
可以用眼睛去丈量。
轿子山的秋色，
把我们的眼睛给丈量暴了。

山一程秋，岭一程秋，
山山岭岭皆金秋。
秋色浓得化不开，艳丽刺眼。

有人说：
昨天有伊人来，
今日有佳人来，
明天还有美人来。
她们像蜜蜂一样钻进了秋色……

有人呼喊：
“姐妹们，你们在哪里呀？
快过来呀，这边的秋色多好看呀！”

轿子山，人间的处女山，
天下人搬不动的秋，
也搬不走的秋！
你会把我们的眼睛都丈量暴！

大丫口，菊花黄遍深秋

一丛丛，一片片，黄尽了秋……
野蜂和蜜蜂，纷纷其间，
它们是最辛勤的歌者，
但也是最不道德的大盗，
所有的花蕊都被它钻了一遍。

四野无人烟，只有三两啁啾声……
好凉，好空寂啊！

此刻，假如我是其中的菊，
我一定会劝说它们
到我的家乡土壤去开放吧，
我会叫上姐妹们天天来看望你们！
可我偏不是菊，
只是个擦着乡愁的行路人……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清流橙梦

□包子

秦橙园的树梢
总在初冬遇见明黄
枝丫俯首弯腰
致敬廿四载的耕耘
植绿了马草村中的丘荒
开山的锄头
被汗水磨洗得锃亮
愚公的精神
鲜活在农人的身上
诠释着乡村振兴梦想
清流的河边
智慧农场种出劳模之光
碧水青山处
橙香散发山歌飞扬
白鹤引排鹭
群蜂常嬉闹
将蝶舞莺啼鸡唱
编成乡愁的歌谣
环清流飘荡绕绿林回响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书窗自爽，灯火夜偏长。”我时时遐想，那盏在长夜里摇曳的青灯，是否和儿时那盏煤油灯一样？

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小山村，煤油灯是每家每户的必备生活用品。

记得我们家的煤油灯，总是放在堂屋的饭桌上。每到夜幕降临，先是一家人在灯光下吃晚饭；接着母亲刷锅洗碗忙着家务活，我们兄妹在桌上做作业、看书，这时父亲就会督促并指导我们；母亲将厨房杂事做完，也到饭桌一边绣起鞋垫来。全家人都围着饭桌上的煤油灯展开活动——因其亮度低，须与之贴近距离。

我们兄妹做完作业，母亲将煤油灯